

大海的声音

□ 王金平

在陆地待久了,便又一次来到了这座黄海之滨的小城,海阳。

从下榻的宾馆,向南步行十分钟,就到了海边。万米海滩浴场,蜿蜒绵长。坐在毯子般的细沙上,面朝大海,倾听大海的声音。

此时的大海,像一面平整无瑕的蓝晶,向南铺展,伸向远方,无痕无印,直到海天一线。仔细看,大海的远处,摇曳着小小船只,似静似动,星星点点。天气还好,太阳把绚丽交给了蓝天和云朵,阳光洒下来,海面上像漂着一团蛋黄。海水和海滩亲密相吻,恬淡安详。就连沙滩上的游客,玩耍的小孩,个个都闲适安逸。

大海是悄然无声的。

下午起风了。坐在绵软的沙滩上,海风撩逗着我的头发,轻拂我落满尘埃和略显疲惫的面颊。海面此起彼伏,波光粼粼。近处,像田埂一样堆起雪白雪白的浪花,迅速快捷地向两边跑去,很快与那边的浪花相接,如一条奔腾的白龙,但霎时又消失了,像是白龙钻进了海水里。涌到岸边的海水拍打着沙滩,随着旋律,溅起各种优美的浪花,之后落成一堆泡沫,哗然退去,一次又一次,层出不穷。

大海是喧嚣热闹的。夜晚站在沙滩,面前的海水里倒映着岸边的路灯和大厦里的灯光,影影绰绰,来回晃动。凝视远方,我看到大海一层层把模糊推到深处,推向神秘世界。那里有美丽的忧伤,有梦幻般的沉醉,还有合奏下的律动。耳边潮起潮落,是澎湃的青春激情。一勾皎洁的弯月,繁星闪烁,羞涩地点缀着夜空。回到房间,枕着一浪一浪海的声音,能做一床好梦。

大海总是扼腕长叹。第二天,早早起床赶到海边,这时海风很大,浩瀚无边。宽阔的海面上,起伏着汹涌的波涛,一浪高过一浪,滚滚而来。海浪冲击着沙滩,绽放出无数纷飞的花。等海水退去,沙滩上留下许多形状各异的贝壳。这样的大海,唤起了憧憬未来的激情,顿时,勇气和斗志倍增,就让我与大海一起咆哮吧!难道波澜壮阔,才是大海的真实写照?才能使你我的心灵,更好地得到冲洗?

大海是声势浩大的。我也曾去过秦皇岛、威海、青岛、上海、香港、澳门、海南等地,倾听过不同的海的声音,那声音多么震撼,又是多么深沉!

听海,让澎湃的海浪,荡涤涤污,在她博大的胸怀,感受心跳。

你听,你听!大海的声音……

(作者单位:邢台县人民法院)



中级人民法院,凭着厚厚两本精选的剪报本,我提前几个月就到单位上班,黏在政治部写稿,一晃又是十多年。经历了无数次激情燃烧,也想过放下手中的笔,但却像父亲说的那样,手中的笔好放,心中的笔难放。

如今,我已年近半百,头发大半皆白。这20年,有无数次的编辑、记者、领导、同事为了我的文字发表付出了艰辛劳动;这20年,我的记者梦从起火到熄灭,如今对写作仍然难以割舍。退休前的年月,我想,编外记者我还要当下去,继续用恒定的热情书写属于自己独特的风采。

(作者单位: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)

编外记者二十年

□ 王鹏

11月9日一大早,我兴冲冲地给一位记者朋友发了一条祝福微信:祝记者节快乐!不多会儿,收到回信:今天是全国消防日,昨天是记者节。顿时,我满心尴尬,赶紧自我解嘲:对不起,我是编外记者,搞差了,但还是希望您注意休息。正因为如此,勾起了我编外记者的记忆。

从1997年到现在,我这编外记者已经当了整整20年,其间,既有深埋心底不堪言表的酸甜苦辣,也有数不清的难忘故事。我们家似乎人人都有文人情结。父亲从年轻的时候开始,就经常为村里刷标语,为村里人写对联,读书看报几乎成瘾。用他的话讲,我们家的人,看见地上丢一毛钱未必去捡,但若发现一张报纸或书页,一定会捡起来研究一番。他说的不错,我也是这样,典型的话说,带着这样的“呆气”,我走进了军营,后来又考上了海军天津后勤

学院司务长班,从那时起,我就当上了军校运动会的专职宣传员。虽然我连新闻的基础知识都没学明白,但并不妨碍我对写作的热情。

1997年,我作为学员在炊事班实习,我的编外记者生涯似乎可以从这时算起。闲暇之余,我开始舞文弄墨,数不清的稿件如同泥牛入海。一次次伤心过后,我又一次次拾起心中想要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的梦。后来,终于有一篇二三百字的新闻故事《一个咸鸭蛋》在司务长杂志发表,我梦想的小火苗顿时窜出万丈高。自那时起,单位只要有活动我都要写篇文章。同时,我还主动和师部的新闻干事、报社的记者联系,请他们指导,这才渐渐入了门。那时,我骑着自行车几乎踏平了县报社的门槛。

前不久,团政委把我调进了团政治处。为了提高写作水平,我想方设法联系上了人民海军报社的记者,死缠烂打地到报社学习了三个月。学习期间,我发表了数十篇稿

件,有次竟连续一星期没睡觉。回单位后,我被调到师部宣传科任新闻干事。很快,我成了报社的特约通讯员,还带出了几十个徒弟,也算小有“名气”。

学无止境,我一直在寻找深造的机会。有一年,我了解解放军报原副总编江永红写的两本书,如痴如醉。一天,我大胆地给江总打电话,说我想去报社学习。对于学习的事,我始终固执地认为,这是成才之路,无论找谁都没有什么可耻的。江总说不认识我,但被我的诚意打动了,同意了我的请求。经过学习,我的业务水平又有了较大提高。

那时的我,满脑子都是当记者的梦,半夜身边都放个本,想起什么立马爬起来记下,只要说哪里有培训我就想方设法参加。后来,我发现进报社当记者必须是全日制本科毕业,所以只能安心当个编外记者了。

2006年,我转业进了秦皇岛市

二分扬州月

□ 张玉英

八月底我就定下来了,国庆假期去扬州。朋友问我:烟花三月下扬州,你十月去干嘛?我笑笑不语。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。今年的10月4日是中秋,我要去扬州看月亮。

阴历八月十五早上,天阴得厉害,我心里咯噔一下,但又觉得下午就晴了也说不定。第一站是瘦西湖,从西门进去,不一会儿就到了二十四桥景区。我直奔拱桥而去,桥不长,拾级而上两边各是24级台阶,栏杆上有彩云追月的浮雕,周围绿柳摇曳,丹桂飘香。就不说春台、白塔、五亭桥,单就这孔桥也值得扬州姑娘黛玉想念的,可惜少了一点月色。杜牧诗云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。如今,二十四桥仍在,玉人不见,箫声难寻,明月夜今天还能看到吗?磨蹭到下午三点,天沉得有些黑,我终于还是放弃了。

阴历八月十六,早上下起了雨,浙浙沥沥一直不停。想着雨中游园也不错,去了晚清第一园——何园。固然,1500米的复道回廊是中国园林中绝无仅有的精彩景观,何园里最绝妙的风景非“片石山房”莫属。“片石山房”被称为天下第一山,是画坛巨匠石涛和尚叠石的人间孤本。太湖石假山一座,池水一方,廊壁上有一面方形的镜子,从这镜子中能别致地照到对面假山上的花,称为“镜花”。湖石假山下的清池中,利用假山缝隙造成光线效果,时刻倒映一轮明月,是为“水月”。沿池边走动,还可以看到水中月亮由缺而圆的变化过程,妙然成趣。山水之间巧妙地藏着“镜花水月”一景,蕴含着由物景空间到心灵空间转化的奇巧构思和深邃的设计理念,正所谓世间繁华,不过是人间烟火。我在池边往返多次,“雨中观月”多少弥补了一些月亮城不见月的遗憾。

阴历八月十七,雨终于停了,我想着去史可法纪念馆转转。一进门,两棵巨大的银杏树亭亭如盖,遮天蔽日。院正中是祭堂,堂前两边悬一副对联:数点梅花亡国泪,二分明月故臣心。我静静地看了很久,又重温了史可法和扬州十日的那段历史。明末,兵部尚书史可法率扬州军民抵御清军围攻,誓死不降,失败后,清军入城,英勇的扬州民众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,被激怒的清军屠城十日,死难八十万。事虽败,义不可没。祭堂内端坐着史可法的雕像,史公深邃的目光依然能穿越近四百年光阴直达我心底。我突然想,千里婵娟,普天之下月光都是一样的,又有什么美或者不美之分呢?而能分天下二分月色的扬州,凭的不单是三月的烟花吧?

晚归路上,不留意回望,一轮明月赫然在目。我忍住内心的狂喜,盯着这月许久,看着它从柳梢一点点升起,缀在暗蓝色的夜空中,“暮云收尽溢清寒,银汉无声转玉盘”,它骄傲地皎洁着,和谁也不争,四周的霓虹仿佛失了颜色,模糊成一片,只有它,愈来愈绽放出最美的光华……

竟然,扬州待我不薄。但不知,明年明月何处看?

(作者单位:省高级人民法院)



雪峰

王建伟 摄

(作者单位:省高级人民法院)

意外的惊喜

□ 唐冬雪

早晨上班,刚到法院大门口,一位中年妇女急急地迎过来:“小唐,我把你的号码弄丢了,就没打电话直接过来了。”

“大姐,您来有事吗?”

“我把赔偿款带来了,你帮忙转交给原告吧。”

我带着这位大姐办完交款手续,送她走,不由地感慨万千。说实在的,大姐的举动让我感到既意外又温暖。她是我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事人的妻子,在官司中输了。一开始,因为多次找我,我心里对她还有些反感,随着后来的接触,我发现误解了她。

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案,三车相撞,其中一辆拖拉机,两个伤者,三个车损,共四个案子。这位大姐是

拖拉机主的妻子,他家拖拉机没有缴纳交强险,这就意味着两个伤者的费用由他们赔偿。刚开始,他们夫妻二人隔三差五就去法庭,每次都喋喋不休,说自己没有责任,对事故认定书不认可,不同意赔偿原告损失,并且发誓要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。

说实话,面对这样的当事人,我最初心里有些抵触,认为她就是想推脱责任。但我还是耐心听她讲,给她解释。时间久了,我发现他们夫妻有些变化,不再那么激动,可以停下来听我说了。我又找出交通事故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,一条一条地读给他们听,详细解释交强险规定。不知不觉,他们好像明白了。庭审结束后,拖拉机夫妇主动找我希望调解,但是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,只能判决。

判决后,我的心轻松了很多。可是拖拉机车主夫妻又多次打电话,说看不懂判决书。于是,我又一次一遍一遍地给他们解释,电话解释不行,就当面解释。最终,二人表示放弃上诉,希望与对方和解。我和庭长再次对案件进行调解,经过一上午苦口婆心地劝说,拖拉机车主与两个伤者终于和解。我心想,案子办到这儿也就就可以了,拖拉机车主不可能再主动拿钱过来了。可是,她还是给了我一个意外。

交完赔偿款,这位大姐舒了一口气,说:“这会儿我心里踏实了。”看着她离去的背影,我突然明白,为什么有时候一个案子要打到最高法院,不是当事人有多么不讲理,而是很多基层的老百姓真的不懂法律。只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讲解,让他们真正明白了法律规定,就是他们心里不愿意,也会尊重判决。办案就像做艺术品,要用心灵雕琢,自然出精品。只要我们用心办案,当事人就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。

(作者单位:卢龙县人民法院)

□ 胡敏强

一生太长,没有谁会记住生活中的所有细节;一生太短,谁也不能保证什么可以在生命里不离不弃。唯有一种情结,不受似水流年的羁绊,穿过光阴的缝隙,在回眸的斑斓光影里,那份美好,那份温暖,常常在不经意间,就被连根拔起。布鞋,就是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一种情结。

小时候,母亲每年都要为我们做上几双布鞋,换季时如此,过年更是如此。做鞋的过程十分复杂。先是用棉花纺线,然后开始捻线,所用的工具就是膝盖和双手,左手握着丝线,右手往外搓,在丝线转动时,右手慢慢放出丝线,重复操作。这一搓,一截一截就是十好几团,然后再用线拐接连在一起。后来,村商店里有卖“洋线”的了,又比较便宜,搓线的工艺就慢慢失传了。线搓好,就开始制鞋底了。家里经济不宽裕,只能把破得不能再穿或者再用的旧衣服、铺单、被里整理出来,撕成一片片,再均匀地叠起来,铺平、铺匀,涂上浆,把上了浆的布块一层层地糊



在木板上,放在阳光下暴晒。鞋底子一般不能太薄,也不能太厚,用布以三层到四层为宜,这样拉扯在一起比较结实。鞋底子糊好晒干后,找出鞋底的样子,按照轮廓剪下,几层摞在一起,仍用糨糊粘一下,好鞋底差不多有半寸厚。纳鞋底,要先拿锥子把鞋底使劲扎透,然后用纳底子针穿过去,一拉再一拽,“嗤儿”一声,白生生的鞋底上就留下一个小小的

母亲的布鞋

针脚,一针一针、错落有致、密密麻麻。

纳鞋底子是我们农村最常见的一个场景,田间地头,打麦场里,家家户户的活儿,好多姑娘都上不好,不是鞋底长了就是鞋面窄了,底和面的缝合处总是皱巴巴的,像个烂包子,十分难看,而母亲上的鞋总是严丝合缝,针脚匀称,圆润饱满,无论穿和看都十分舒服。

母亲为了给我们几个孩子做布鞋,专门去商店剪布,有时是黑色条绒,有时是鲜艳的条绒布。鞋帮做好后,还要在四周缝一圈黑红或黑色的布沿。有时,母亲也会用给大人裁剩的布头给我们做鞋帮,因为颜色素雅,母亲还会在鞋帮上画好图案,用五颜六色的线绣出来,简直就是一件精美的手工艺品。

悼赵江辉庭长

赵倩

冬降燕赵,落木萧萧。
槌音回响,法袍犹温。
温良敦厚,奉公敬业。
刚正君子,惩恶扬清。
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。
远赴深山,扶贫躬耕。
英年壮志,宏略雄心。
秉剑之人,鹤驾西归。
高堂白发,伏首怆然。
娇妻爱子,肝肠寸断。
浮云不系,造化无为。
音容宛在,往事未远。
旧栖新地,泪洒燕赵。
呜呼痛哉!伏惟尚殓。



(注:赵江辉,1970年生人,生前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刑一庭庭长,是省内资深的刑事审判专家。2016年,他被选派到丰宁满族自治县驻村帮扶,甚至从朋友处借钱支持村内大棚建设。因为扶贫工作突出,赵江辉被评为全省优秀驻村第一书记。2017年11月19日,赵江辉因癌症医治无效,英年早逝。)

满,无论穿和看都十分舒服。

如今,已很少能看到人们自己做的布鞋了。各种面料、各种样式、各种花色、各种做工的鞋子纷纷登场,在大街小巷中穿梭,在岁月沧桑中演绎着时尚。我还是怀念手工布鞋的时代,怀念母亲为我做的布鞋。

(作者单位:正定县人民法院)